

巨匠丛书



首领们 替白郎·蒂朗下战书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39



匡廬丛书

替白郎·蒂朗下战书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39

[秘-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著

赵德明 / 主编

尹承东 / 译

朱景冬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首领们·崽儿们	(1)
作者自序	(3)
首领们	(9)
挑 战	(35)
兄 弟	(50)
星期天	(65)
来访者	(89)
祖 父	(100)
崽儿们	(108)
译后记	(158)
替白郎·蒂朗下战书	(167)
译 序	(169)
和蒂朗骑马同行 (原著前言)	(177)
替白郎·蒂朗下战书	(181)
马托雷尔和“增加的因素”	(219)
作为行为的言语	(238)

首领们·崽儿们

尹承东 译

作 者 自 序

《首领们》这个集子一共收入了6篇故事，它们是我从1953——1957年在利马读大学期间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的许多篇故事中“九死一生”残存下来的。没有太大的分量，但我却十分喜欢，因为它们令我记起那些艰苦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尽管我把文学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但说真话，我却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我年纪轻轻就结婚了，除了大学的课程之外，生活的重担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不过，那些年代留在我脑海中的东西，比我杂乱无章地写的短篇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的那些作家，那些我贪婪地阅读的可爱的书籍。正是由于这些作家和书籍，使我在18岁时就迷上了文学。我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干，怎么还能去读那些文学著作呢？结果，要么一些工作只好半途而废，要么就是干得很坏。我在公共汽车上读书，在教室里读书，在办公室里读书，在大街上读书，在喧哗中读书，在人群中读书，站着读书，走着路读书，我是那样的善于集中注意力，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从一本书中拉出来（我失去了从书中摆脱出来的能力）。我记得有这么几件壮举：

只一个礼拜天我就读完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个朋友将亨利·米勒的法文版《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借给我几个小时，我用不眠之夜将其读完；福克纳的几部早期作品——《野蛮的棕榈树》、《在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落在我的手中，我感到眼花缭乱，手里拿着纸和铅笔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是课本。

读这些书的成果，都渗透在我写的第一本书中。现在我来承认这件事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我写这些故事时却并非如此。我写的最早的一个故事《首领们》，表面看起来是再现我们在皮乌拉圣米格尔中学试图进行的一次罢课，那是我们毕业班学生参加的，结果毫无成果地失败了。而实际上，那是马尔罗的作品《希望》的走了调的回声。我在写作时，正在读这部作品。

《挑战》是一个难忘的故事，当然，读者是无法理解我这种心情的。巴黎一本以艺术和旅游为中心内容的杂志——《法兰西杂志》——出了一期印加人之国的专号，并借此组织了一次秘鲁短篇故事竞赛，获奖者可以免费到巴黎去旅行15天，住在“拿破仑”饭店，站到这家饭店的窗前可以看到凯旋门。自然，国内的文学爱好者们都闻风而动，竟足有数百篇故事参加了这次竞赛。当我正在阁楼里为一家电台撰写新闻稿、我的最好的朋友走进来告诉我《挑战》中了奖的时候，我的心都“砰砰砰”地跳起来。他还说，巴黎已准备好军乐队等待我。那次旅行的确是难忘的，有趣的奇闻轶事层出不穷，它们的精彩甚至超过了《挑战》这篇故事本身。我没能看到我当时崇拜的偶像萨特，但却看到了加缪。那是在重新上演《正义者》的剧院的出口，我大胆地，或者说莽撞地朝他走过去跟他说了话，然后写了一篇8页的评论他的文章交给我的三个朋友在利马刊出（他的西班牙语好得令我吃

惊)。在拿破仑饭店,我的过道对面的女邻居也是比赛的优胜者——1957年法国小姐,也享受免费住15天饭店的权利。在饭店的佩斯加杜餐厅,我踮着脚往前走,生怕弄皱了地毯,结果还是出了洋相:由于我的无知,我点错了菜,人家递给我一条小网,并且告诉我应该怎样为那道菜在餐厅的池塘里捞起鱒鱼,我窘迫极了。

我喜欢福克纳,但却模仿海明威。这个集子里的故事很是幸亏有了那个神话般的人物。在那些年里,他恰恰来到秘鲁捕海豚和猎鲸,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的冒险故事、简练精辟的对话、生动逼真的描写和隐秘的材料。对于一个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开始写作的秘鲁人来说,读读海明威是十分有益的:那是一节参观而有节制的文体课。当时,尽管在别的地方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中间还在倡导一种卑鄙无耻的地主们奸污女农民的文学,那是用许多重音落在倒数第三个音节的单词写成的,评论家们称之为“乡土”文学。我仇恨这种文学,因为它是骗人的,因为它的作者们似乎认为揭露非正义就可以使他们免除了对艺术甚至语法上的担心。不过,我也证实这并未阻止我本人在这块祭坛前烧香,因为《兄弟》这篇作品就落入了土著文学的老套,也许这搀杂了时代给予我的另外的激情内涵:美国西部片。

在这本写青少年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故事集中,《祖父》这一篇是同全书的氛围不合拍的。它也是我阅读的反映物——保罗·鲍尔斯两本文字优美但内容邪恶的两本书:《弱小的猎物》和《保护天堂》。那是在利马一个死气沉沉的夏天,我们经常在半夜到苏尔科坟茔去。我们崇拜美国诗人艾伦·坡,希望有一天也崇拜魔鬼。我们用唯灵论来自慰。亡灵向灵媒——我的一个亲

戚——带着生前同样的拼写错误口授各式各样的信息。那是一些紧张而难以入眠的夜晚,因为种种场景尽管使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还是紧张得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从《祖父》这篇文章看,不坚持邪恶的本性是聪明的。

在《首领们》这本故事集中,生活表现出最大宽容的大概要属《星期天》一篇。男孩子和女孩子们那种只限于本地区的友谊,亦即赫伊津哈^①描写的那种人间游戏的神奇空间,在米拉弗洛雷斯已完全成为过去。道理很简单:利马中产阶级的年轻人,自从停止了儿时在地上的爬行之后,现在已有了自行车、摩托车或汽车,这些交通工具将他们从家中带向远方,从远方将他们带回家中。就这样,每个人都划定了自己交朋友的地理范围,并辐射向城市的四面八方。然而,在30年前,我们只有踏板车,这些踏板车只允许我们在街区里转圈子,即使有自行车的人也不能出远门,因为父母不允许(当时他们听父母的话)。就这样,我们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被死死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那只不过是家庭的延伸,但却是友谊的王国。请不要将我们这狭小的友谊王国与美国的小团伙和小帮派混为一谈,因为美国孩子们的小团伙纯属男性,带有寻衅滋事和打架斗殴甚至抢劫行盗的特色,而我们米拉弗洛雷斯的孩子们的“小圈子”是无害的,类似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混合部落。在这儿,我们只是学吸烟,学跳舞,搞体育活动和向姑娘们表白爱情。我们的欲望并不高,只是希望在节假日和每年夏天玩个痛快。我们最开心的事是冲浪和踢足球,潇洒地跳跳舞和每隔一段时间交换一下女

① 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衰落》,探讨14—15世纪法国和荷兰的生活、思想状况。

友。我承认,比起我们的长辈来,我们是相当愚蠢、相当没教养的,我们对在我们饥民无数的辽阔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情竟然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后来才发觉的,同样,我们对当年生活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也是后来才体会到的。回首往事,有时我们甚至感到羞耻,但这同样是愚蠢的,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童年。关于我的童年,一切最热烈而鲜明的回忆都跟我们孩子那个“小圈子”的习俗和行为联系在一起,再加上浓浓的乡愁和怀旧,这便是我写《星期天》的缘故。

《崽儿们》同样写的是孩子们的“小圈子”,但这个故事写的不是青少年的恶习和过失,而是一件 1965 年发生在秘鲁的成年人的事。我说写,倒不如说是反复重写,因为这个故事我至少写了 12 稿,始终难以脱手。自从我在一份日报上读了在安第斯山一个小村庄里一条狗咬了一个新生婴儿的报道后,那件事一直就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做梦都想把这一离奇的伤痛写成一个故事,这种伤痛与别的伤痛完全不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非但不逐渐愈合,而是越来越大。同时,我的脑海里也在反复琢磨着一个狭小区域里的短篇故事,包括那个区域的人物,它的神话和它的礼拜仪式。当我将这两个计划溶混在一起的时候,棘手的问题来了:由谁来讲述这个残疾孩子的故事?由孩子们的群体。那么,这个集体的讲述者怎样才不至于把每个人自己讲的话抹煞?随着我把一张张的稿纸撕掉,那个复数的声音渐渐地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它一会儿分解成个人的声音,一会儿又重新变成一个代表整个群体的声音。我更希望把《崽儿们》写成一个被唱的故事而不是被读的故事,因此,我选择每一个音节都是既考虑到它的音乐性又考虑到它的可讲述性。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真实性决定于读者应该觉得自

己是在听,而不是在读,即故事应该从耳朵中进入读者脑子里,而不是从眼睛里。就是这些问题——姑且说是技术问题吧——使我费尽了脑筋。令我惊讶的是,对于小鸡鸡奎利亚尔的不幸居然可以作出那么多种解释:暗示中产阶级的无能;对不发达世界的艺术家的阉割;影射滑稽文化在青年一代中造成的失语症;暗喻我自己叙述的无能。为什么不是呢?随便哪一种解释都可能是对的。我所学到的东西,当落实到笔下时候,从来就没有完全清楚过:真实也可能是谎言,谎言也可能是真实,谁也不知道为谁工作。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文学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它非但不能使人们幸福,而且会使他们更不幸。不过,尽管如此,文学是我选定的生活道路,我绝不会再改变。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1979年2月于利马

首 领 们

—

哈维尔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

“要吹哨了！”他喊道，随即站起身来。

紧张的气氛有如一声爆炸似的被打破了。我们都站在那儿。阿瓦萨罗先生张着大嘴，涨红着脸，紧握着拳。当他慢慢地镇静下来的时候，他举起一只手，像是要发出训令，此时哨子真的吹响了。在阿马亚那乌鸦般“哇哇哇”的怪叫声中，我们像发疯一样吵嚷着跑出去，阿马亚的叫声回响在我们头顶上空。

院子在喊叫声中抖动着。三四年级的学生早就跑出来了，他们围成一个大圈子，圈子在弥漫的尘土中晃动着。一二年级的学生们几乎同时和我们一起跑进院子，他们喷吐着新的脏话，发泄着憎恨。圈子扩大了。中学生普遍感到愤怒（小学部有一个用镶嵌细木铺成的小院子，位于学校的对面）。

“山里人想拿我们开涮。”

“没错！该死的家伙。”

没有人提期末考试的事。学生们眼中光亮闪烁，喊声震天，

那一片的喧闹声说明跟校长对抗的时刻到了。我突然也不再控制自己,开始在人群中串来串去发表着激烈的言论:“他拿我们开涮,我们能沉默不语吗?”“应该采取点儿行动。”“应该设法对付他。”

一只铁手把我从人群中揪出来。

“你不行。”哈维尔说。“你别搀和。他们会开除你的。这你知道。”

“现在我才不管呢。他们要处罚我,我会跟他们算帐的。这是我的机会。你懂了吗?我们让大家去站队。”

我们在院子里悄悄地一个人传一个人:“去站队!”“快,去站队!”

“大家集合!”拉伊加达的大嗓门在清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回荡着。

许多人跟着一齐喊起来:

“大家集合!”“大家集合!”

那时,视察员卡亚多和罗美洛惊讶地看到,喧嚣声突然降低,在课间休息结束之前,学生们排起了队。他们靠着教师办公室倚在墙上,站在我们的对面紧张地看着我们,然后他们又互相看了看。几位教师出现在门口,同样一副惊讶的面孔。

视察员卡亚多走近我们:

“你们听着!”他惶恐不安地高喊。“现在还没有……”

“闭上你的嘴!”有个人从后排反驳道:“闭嘴吧,卡亚多,假女人!”

卡亚多顿时变得脸色煞白。他一脸凶相,迈开大步钻进学生行列。在他的背后有几个人高喊:“卡亚多,假女人!”

“我们走。”我说,“围着院子转圈子。五年级先走。”

我们开步走，咚咚地跺着地，把脚都跺疼了。我们的队伍按照院子的面积排成一个整齐的矩形。走到第二圈，我和哈维尔、拉伊加达、莱昂开始喊道：

“时一间一表；时一间一表；时一间一表……”

接着，大家都跟着喊起来。

“声音再大点儿！”有个人突然高声喊道，那声音令我厌烦。
“卢——。喊呀！”

马上，叫嚷声变得震耳欲聋。

“时一间一表；时一间一表；时一间一表……”

教师们关上备课室的门小心翼翼地走开了。在五年级学生走过特奥巴尔多在一块木板上卖水果的角落时，他说了一句什么，可我们没听清楚。他挥动着手臂，似乎在鼓励我。“猪猡！”我想。

喊声越来越高，但是，不管是我们有节奏行进的步伐声还是高昂的喊叫声，都难以掩饰我们的恐惧。那种等待的心情是痛苦难忍的。为何不早点爆发呢？我们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还在一遍遍地喊着“时一间一表……”但是大家已经开始面面相觑了，而且不时会听到勉强发出的尖笑声。“我什么都不应该想。”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现在什么都不要去想。”我喊起来已经很吃力了：声音嘶哑，喉咙里似乎着了火。猛的，几乎是下意识的，我抬起头望着天空：我的眼睛盯着一只老鹰，它在学校的上空悠然地盘旋着；金色的太阳露出半张脸来，有如半月。在它的照耀下，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给人以无限深沉之感。我迅速地低下了脑袋。

个子矮小、脸色发紫的费鲁菲诺出现在过道的尽头，那过道通向课间休息的院子。短促的、似鸭子行走般的扑扑的脚步声



突然打破了一时出现的寂静，令我感到吃惊（教师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露出了一张滑稽而窄小的脸。埃斯特拉达想窥视我们。他看到校长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马上缩了回去。他用稚嫩的手关上了门）。在我们的对面，费鲁菲诺在一群群默无一言的学生中横冲直撞，串来串去。学生们已经解散，有些人跑进厕所，有些人恼火地围住了特奥巴尔多的酒吧间。我和哈维尔、莱昂以及拉伊加达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不要怕。”我说，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因为几乎就在同时，校长说道：

“吹哨，卡亚多！”

学生们又重新站好队，但这一次集合得很慢。天气尚不太热，但我却感到有点憋闷，实际上那是一种厌倦。“他们累了。”哈维尔低声说。“真糟糕。”接着，他又怒气冲冲地提醒道：

“你说话注意点儿！”

另外的人也都这么提醒着。

“不，”我说。“等着瞧吧。只要费鲁菲诺一讲话，学生们就会火冒三丈。”

几秒钟的沉默，几秒钟令人可疑的低沉。尔后，我们便一个接一个地抬起了眼睛，看着那个穿一身灰衣服的矮子。他双脚并在一起，双手交叉在腹部，不急不躁。

“我不想知道是谁带头闹起来的。”他像朗诵一般地说，酷似一个演员：语调柔和，抑扬顿挫，话语几乎是亲切的，姿态有如一尊雕像。不过，这都是精心设计的表演罢了。他大概已经独自在办公室里演习过了吧？“这种事对你们是一种耻辱，对学校是一种耻辱，对我也是一种耻辱。我对策划这场胡闹的人采取了最大的耐心，过分的耐心，你们可听好了，不过，现在可到了边儿

了……”

这话是指我还是卢？一道长长的火舌舔着我的脊背、我的脖子、我的面颊，所有中学部的学生都把眼睛转过来望着我。卢也在看我吗？他嫉妒我吗？那些“狼崽子”也在看着我吗？有个人在后边拍了两下我的胳膊，仿佛在鼓励我。校长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讲到上帝，讲到纪律，讲到精神的最高价值。他声明校部的门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真正的勇士应该站出来。

“应该站出来，”他重复道，神情是威严的。“就是说，有话面对面地讲，跟我来讲。”

“别冒傻气啦！”我话说得很快。“别冒傻气啦！”

但是，拉伊加达已经举起了手，同时往左跨了一步，离开队列。费鲁菲诺的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但瞬间便消逝了。

“请讲吧，拉伊加达……”费鲁菲诺说。

拉伊加达开始讲起来，他的话给了他勇气，甚至有一会儿他慷慨激昂地挥动着手臂。他断言说我们不是坏人，我们爱学校，爱我们的老师。他提醒说，青年人是爱冲动的，他以大家的名义请求原谅，然后说话便结结巴巴了，但仍继续说下去：

“校长先生，我们要求您像前几年一样贴出时间表……”到此他止住了，满面惶恐。

“记下来，卡亚多，”费鲁菲诺说。“下一周，学生拉伊加达天天来读书读到晚上9点钟。”他停顿了一下。“理由写在记事簿上：不服从教规。”

“校长先生……”拉伊加达的脸变成了青灰色。

“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哈维尔低声说，“因为他是个笨蛋。”

二

一束阳光透过肮脏的天窗射进来，抚弄着我的前额和眼睛，我感到十分的恬静。但是，我的心却有点儿不安，有时还觉得憋闷。离出发只有半个小时了，小伙子们的焦躁减少了一点儿。不管怎么说，他们会响应吗？

“坐下，蒙特斯！”桑布拉诺老师说，“你是一头蠢驴！”

“这谁也不怀疑，”哈维尔在我身旁断言道，“他是一头蠢驴。”

暗号各个年级都知道了吗？我不想用悲观的猜测再次折磨我的脑袋，但是，我时不时地都看到卢，他距我的课桌只有几米远。我感到忧虑和怀疑，我知道，归根结蒂要作出决定的，不是决定考试日程表，也不是决定光荣榜之事，而是决定一场报私仇。仇人已经放弃了守卫，他何以错过这个进攻的绝好机会？

“拿去！”我旁边有个人说道。“是卢写的。”

“我同意跟你和拉伊加达一起担任指挥。”卢签了两次名。在他的名字中间，仿佛一个小小的墨水滴，闪闪发光的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尊重的字母c，那c是大写的，圈在一个黑圈内。我瞅了一眼我身边的同学，他的额头和嘴巴都很狭窄，两只杏眼，皮肤陷在面颊和突出而坚实的牙床骨之间。他严肃地望着我。我想，也许形势要求他对人要亲切和蔼些。

在同一张纸上，我写道：“加上哈维尔。”他看了一下，显得很